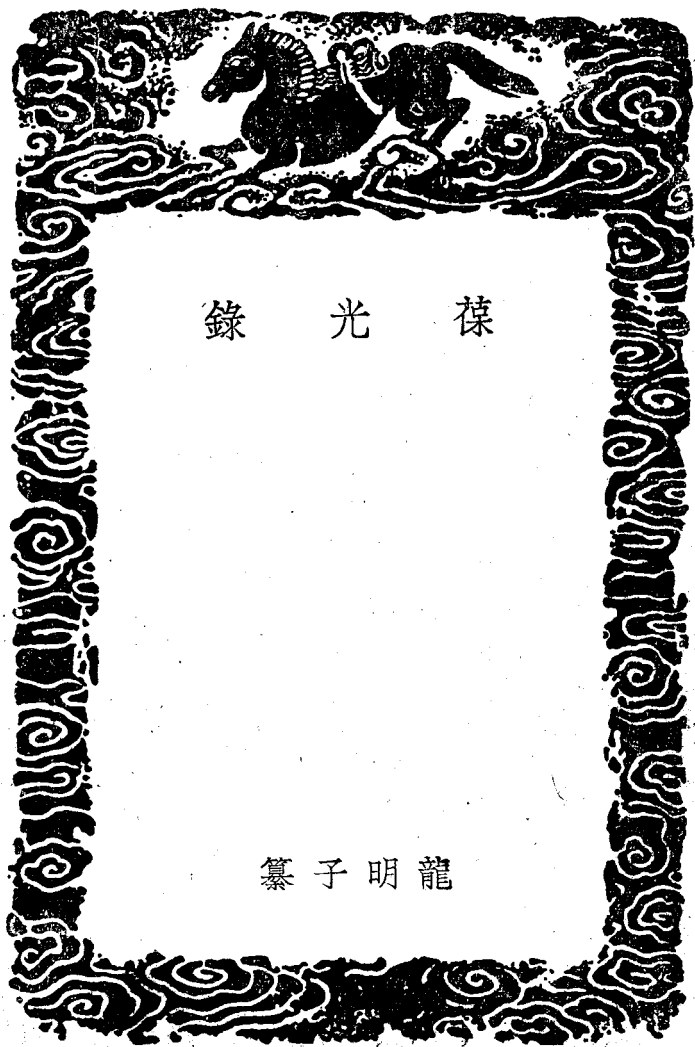




錄 光 葆

纂 子 明 龍

BWJ 387 1305

葆光錄

本館據陽山顧氏
文房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葆光錄卷第一

潁川陳 纂

龍明子所纂葆光錄。無年月。無前後。見聞奇異事。卽旋書之。因而成編。分爲三卷。寶正中。當秋成。一旦蝗翳日而蜚。武肅王虔祝畢。陽于浙江。不可勝紀。

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楊集將兵。得玄女之術。下城破陣。定日時取之。計收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略無參差。武肅定江表。賴其功。遂將處州酬之。三讓不就。曰。某將數千衆。當勦敵。不敢辱命。擁雙旌。理百姓。恐無分祿。武肅不識其言。堅授之。至郡月餘卒。

文獻公誕時。一虵自屋墜于前。舉頭張喙。久之方去。及七日浴。忽飄風暴雨。劈其澡盆爲二片。與母俱無驚動。

處士方干。與許贖善。贖寓越中。有非罪。金漢宏械於闔閭。干時在新定。聞之。馳於境上。賣一櫛。高其價不售。固蔽贖之刑也。曰。方處士爲友賣櫛。太守知之。遂釋贖之過。

貞敬公未達時。寓居鏡中玉筍。間有一女巫。鬼物所附。立堂宇。人有禱請。往往言吉凶。與友往問。否泰。自旦至暮。其神不下。公怒而回。及夜自空而言曰。朝來皮秀才。當爲吾土地主。吾小神不宜見。是以回避。公

又曾夢候軒亭有土偶人列拜。覺而自負。後果判東府事。

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煙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郎中鍾安禮好學多能。著武成王備載十卷。選諸家詩爲資吟集五卷。然有畢吏部之嗜談諸間。未嘗不言之。見家人食饌戒之曰。少喫隔爾酒。竟大醉卒。

越僧善光善草書。自言授法於陸相希聲。其飄逸有張旭之妙。吳翰林以歌獎之。言多不載。羅給事贈詩云。聖主賜衣稱絕藝。侍臣攜藻許高蹤。又有亞棲書骨氣不及。晉而趨媚過之。二人俱應制。其蹤海內皆盛。

陳瓚字錫用。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後官至祕書監。致仕歸剡。

道士王松年說。厲歸真在丹丘。善畫。常至人家。有好事者。將絹素鋪於案上。卽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禽獸松竹之類。如請之。却多不允。飲酒數斗不醉。或人在州城。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柏宮見之。或來國清寺游。又有見在開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遺下一布衣。異香馥郁。今人收得其畫蹤者多。

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瀕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遂巡乃

閉。襲吉勤於書寫。佗佗不倦。今尙在。年逾八十矣。

葉簡。剡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隣人丘甲爾。又有將橘子合之。令占曰。圓似珠。色如丹。儂能璧破。同分喫。爭不慙。愧洞庭山。又將巾子射覆云。近來好裹束。各自競尖新。秤無三五兩。因何號一斤。又將雞子二箇。占云。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不能盡紀之。

李建州。類。與方處士爲吟友。類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獨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示於干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麗而難換。爲字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類降伏而且慙。悔前言之失。乃曰。聖人以一字褒貶。此其明矣。遂拜爲一字之師。是以羅夕拜題干卷後云。中間李建州。夏汭偶同遊。顧我論佳句。惟君最上游。九霄無鶴馭。雙鬢老漁舟。世難方如此。何當浣旅愁。

孝廉朱揆。居永嘉。苦學。與表弟殷廷嗣同宿。殷夢一人直抵房。謂曰。朱揆某年某月某日。杜侍郎下成名。覺而說之。朱曰。何戲言之甚耶。殷遂將朱禮經疏後紀之。至來年西上。後果於杜侍郎下及第。年月日略不參差。

處州有樵者。入山迷路。至一處。聞異香。襲人。乃尋之。見一叟。著草屨。拄筇杖。眉髮皤然。謂曰。子從何而至。此樵者具陳伐薪爾。其舍宇牀榻。皆同人家。忽一人持牒報云。天台山有樵口。叟曰。今日爲客看黑班。不

得赴持牒者應諾而去。樵者餒求飯。更呼瓊芝備殮。來逡巡一雙鬟。年可十六七。容色絕麗。衣窄紅綃之服。擎一盤。其光可鑒。內亦是常食物。更自啖一棗。大如拳。謂樵者曰。子食此棗不得。其山中天色全不暝。常如日晡之時。乃相引行。見樹林下繫一黑虎。西北方上紅樓翠閣如圖畫。過一溪水乳色。天忽大亮。指一徑曰。回去得也。行數步。及舊路。舉首已失。歸家逾年矣。

王可容說。爲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闕食。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糴。內一行脚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坐主。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揉於銚中。煎之。遂巡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屈重彥者說。□□爲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辱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次。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煖灰熨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婢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擲成鹽。又冬中以木札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懽。某有一藝。輒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從屏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遊諸國。

葉協律善占夢。有耿評事從吳門詣殿下獻詩。其夕夢人遺一荷包。解開之內。一塊火爾。葉賀曰。君著緋去也。耿曰。何兆哉。脫荷見火。可詳也。又王校書徐判官各求邑宰。王說夢戴帽雨中行。葉應聲曰。君未得。

事邪。戴帽雨中行。身未霑濕。澤爾。徐云。夢行於江間。被霹靂驚。葉笑曰。此得官也。江者浦也。霹靂者。像雷也。又張司直疾病。夢懷孕。甚惡之。葉曰。此去遇壬申日當差。何謂也。曰。懷孕妊娠也。有大福在也。以此腹而像之。後皆如其言。徐果注授浦江。葉名光逢。

明州有畫師姓孫。因在州中執筆。次舉首見梁上一人。長數寸。拜之。遂下。如常人。云。無懼。我略到此。就爾房寄一宿。切未可泄其事。言訖而去。夜却來。孫莫測之。可入三更。奮然不見。遂巡左手挈一人頭。右手持錢五緡。來謂孫曰。聊奉宿償。將人首騰空而逝。及曙。有掌庫者失其首。其錢卽庫內者。遂告納之。

求嬰處士說。昔在長安。春日與數舉子遊於北里中。將姬妓三五人狎飲。次有二僕夫。突門而進。各操論去聲棒。高揖據上位而坐。赴赴焉。叱咤焉。或歌或笑。傍若無人。一夫持杯。改令云。巡至。弩臂不能者。腦上一論棒。諸舉子相看戰慄。莫知爲計。僕夫放下盞。乃擡上臂。迭起數條青筋。狀如蚯蚓。遂巡又有一儒者。褒衣大袖。俯偻而入。四揖而後坐。視諸舉子曰。何意各顏色愀然。僕夫自若云。某甲改一令。如斯不依者。腦上一論棒。儒者曰。此不足爲難。因顧壁角間。有三脚鐵燈檠。高五尺餘。將於內。捋其三脚聚。拗成二截。如斷葱焉。瞪目謂二僕夫曰。君不得恣睢矜衿。逞筋力。須隄防此。檠僕夫俱失色。狼忙奔馳。儒者謂諸舉子曰。後生皆千里拋家屬。未能成身立事。而耽於酒。賴遇老夫。幾遭彼凶徒擊殺。自後宜以爲戒。舉子羅列拜謝。忽失所之。

貞明中有漁者於大湖上。見一船子。光彩射人。內有道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目皆生於額上。見漁者。俱

舉袖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馬自然貌醜。顴鼻禿鬚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升。

孫晤家於七里灘。善於葬法。得青烏子之術。尤妙相墳。即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祿人口數。亦知穴中男女老少。因某病而卒。兼精於三命。時楊集統師收復睦州。至一巖下。營軍次。忽一大石盤墜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十五人點兵收之。獲居民二十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民曰。某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孫晤善卜。到時立草舍畢。有雙雉飛下。闕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別處。不然遭擒掠。某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人捕之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新定平後。復在彼漁。

歐陽迢處士。善胎息。人物古雅。觀之令人精魂清爽。裴明子曾接之。因說神仙事。迢曰。洞庭頃有一民。能併殮一斗米飯。即三四日不食。又有黃繇者。能休糧數月不食。伐木負薪。慕山渡水。力不疲倦。又有一人善步。一日可行三百里。欲行。將青絹纏其膝。又有一人妙水。可十數日行于水底。云。或見蛟螭之類。

廣見大師說。頃在廣德縣。入山采藥。見大洞。因穿之。洞內日光分明。行可數里。洞則別開一穴。有長溪。隈間一大松。枝柯鬱翠。下有一菴。內一僧禪定。雪眉擁衲。邊有磬子。火具之屬。廣見取磬子擊之。其僧開目驚曰。坐主何緣而至此。廣見陳其行止。遂延坐。取一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僧讓菴與廣見臥。自

上其松。上有一大巢。僧卽入巢內。聞念蓮經。聲甚清亮。逡巡又聞罵詈云。此隊畜生。今作毛類。傷於物命。令世人恐懼。速令歸林麓。不得輒出去。廣見潛窺之。乃羣虎豹。弭耳伏地。受令而去。及曙下松來相尉。廣見知其異人。乞就奴事之。僧曰。自此百見草枯。四絕人煙。非坐主息處。因曰。莫饑否。相攜溪畔。有稻百來株。收其穀。挪三二合來。挑野菜和羹。與廣見食後。令回去得也。送至洞口。謂曰。坐主所食茶與菜粥。平生卽不闕食矣。遂尋路從洞出。回至本院。已月餘。乃邀徒衆再往。竟失洞所在。廣見號自新。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以爲異。今長興縣有邱嫗。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自旦至午。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虎爲大聖。遂伸一脚於嫗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嫗又曰。莫要去耶。否。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嫗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去。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寶正中。微起。鶴氅紗巾。見武肅。甚奇之。善星緯。識地理。多術數。嘗謂人曰。夫草木鬱茂處有泉。每戀臥處。地可鑿井。蚶蛤之屬。內有小魚蝦。及自死鳥獸。口不閉者。蜜瓶造鮓醬。祭肉動者。皆不可食。又云。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桃枝去粘。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粘。問事無不知者。

智鈞大師說。天福中。安吉有邱嫗。家力麤備。好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鼈之徒。鳥雀之類。皆贖而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嫗怪之。令子將往家前瀆內放之。其子遂於龜背書放生字。放於水中。其龜

又上岸。沿回田畦間。有一孔穴。可深三二尺。龜忽墜其中。羈子曰。本將放爾命。却落於此中。乃攘臂取之。龜卽不見矣。探得白金二銚。莫知其由。

國清寺僧可證說。有樵者入山。見一道士。長丈餘。褒衣廣袖。面闊如盤。口眼俱偉。須髮銀色。擔木屨兩束。可百來輛。駐步顧樵者久之。樵者恐懼。前行不得。連拜之。道士大笑數聲。拋一栗子。大如雞卵。與樵者。後揮霍入天姥峯而去。樵者啗其栗。旬日不思食。

葆光錄卷第二

陸龜蒙才名播海內。居吳中。然性浮薄。時有內官經長洲。於水濱見一花鴨。彈之而斃。守者告之。乃乘小舟修章表。告內官曰。某養此鴨。能人言。方欲上進。君何殺之。乃將表示之。內官驚而且慙。酬之銀盃。臨行詢之。竟解何言語。陸曰。教來數載。能自呼名爾。

徐侍郎知業。少時游天台山。歇於大樹陰。巖上石盤欲墜。空中語曰。下有人。石砻然架樹。回身乃落。震地塌然。

有人夜泊舟于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於沙際。吟曰。陟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我問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揖之。遂失所在。

皮光禹業五七言詩。自言賈浪仙之儔也。句有燒平樵路出。潮落海山高。作者多許之。

黃韞說。明州黃使君時。有吏人家。竹園甚廣。秋夕明月。見車馬十來隊。長數寸。馬大如鼠。或持鎗劍。或負弓弩。次第自林中出。望其園門。軋然而開。似有人拔開。吏人驚懼。呼家人隨後觀之。從江橋過。望西南而馳。罔知所之。吏人明旦伐去竹林。無所見。其家亦無患害。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歧。謂之怪。傅識之曰。雖以醜反。非怪也。雨則縣於

樹以尾塞其鼻。後驗之。可類子雲別鼯鼠。曼倩識騶虞。

陸孜居于明州大隱。勤於畎畝。物力粗備。時太守酷虐。不恤其民。有膽者悉被檢獲。孜所有財物。實于地。後果搜其家產。孜懼其罪。遂通所藏之物。掘地丈餘。竟無所得。謂是人所取。太守怒其妄。謫于象山。築居掘得大隱之藏。一無失焉。又懼有告者。遂將納之。太守異之。釋罪與財。却就舊業。至今存焉。

洋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峻。內有三湖。名曰三姑。菱芡鳬鴈。瀾瀾鴛鴦之類。悉有。又有神立于門首。號曰呂門官。凡欲祭饗。其厨多鼠而夏足蠅。預告其門神。卽絕之。

王耕善畫。而牡丹最嘉。春張於庭廡間。則蜂蝶萃至。本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事。

凌途賣香好施。一日旦。有僧負布囊。攜木杖至。謂曰。龍鍾步多蹇。寄店憩歇可否。途乃設榻。僧寢移時起。曰。略到近郊。權寄囊杖。去月餘不來取。途潛啓囊。有異香末二包。氛氲破鼻。其杖三尺。本是黃金。途得其香。和衆香而貨人。不遠千里來售。乃至家富。

楊虔爲人。與物無競。性至孝。母疾病。衣不解帶。常戚戚然焉。丁憂泣血漣如。每灑掃於墓。徘徊涕泣。不能去。鄉黨欽焉。

處士求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善之。嬰作色曰。如樂五教。反其聲。何不槌鼓。聞者莫不大笑。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磚。置于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

犬卽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斃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餼祇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卽閑不忍兒子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徵卽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雞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一旦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怪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鄉少有食雞子者

沈仲霄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纏一龜將鋤擊殺之其家數十口旬日相次而卒有識者曰玄武神也

唐捷父延紹宰錢塘縣有仇訟之濫延紹不能自理捷乃入官山伐木回與守者競聞於殿下曰邑大夫之子而自折薪可察之矣遂宥父子捷自此知名

沈蟠居于鏡中初求縣宰夜夢還家渡江船覆水分爲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沿東而過說似友人賀曰君當授分水縣後旬日果應之見謝於友友勉曰爲政宜清緣昨夜入濁非嘉蟠後果因濫而致命悲哉不內友之言

崔端已字安道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有魏溫者不知是崔撰嘗問曰君曾覽同塵先生庭萱譜乎崔正顏對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氏左右大笑之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馱役鬼神之術。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盡日哭泣。或終夜狂呼。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草人於上。禁呪之。良久。鳴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撲成微塵。云是魑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令其舉止顛倒。魂魄昏迷。和尙儻捨之。卽自逾境。不敢近於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盃側臥。以鞭驅約草人入盃中。呦呦有聲。絨之。盃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家人無動之。其婦卽日差。經五載。金漢宏士馬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盃處。謂之藏物。遂掘之。打盃破。見雞突然飛出。立於桑杪。奮迅羽毛。作人語曰。被這和尙禁却。今方見日光。時全清已遷化。

金樓子云。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火光者。朽木也。皆不爲害。溫州有人。山中遇一波斯抱野雞。見人揮霍。鑽入石壁中。其石自合。襲明子嘗聞外舅說。頃歲莊牆間。熒熒光尺餘。時兼兄弟中有不寧者。衆謂之怪。愛之。數夕炳然如初。外舅情不甘。乃就拔之。得一物。回燈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病者無咎。

李巡官說。衢州有施衙推者。居于齊澧。多術數。在親知家夜飲。云某有藝。欲助歡笑。可否。衆知其多能。主人曰。願見之。乃剪紙作一髻兒。執標子。拋向地。令舞下。舍兒施自唱其曲。紙人作舞。傴僂。戲劇不已。更闌。施指令罷聲而住。

僧元顯。善煎膏。有患癰疽者。傅之無不潰。然鄙吝不居侍者。至老自炊爨。乃卒。富有賄。將銀代磚泥爐。衣

服數篋。綾羅器皿盈于櫃。平生一衲而已。

有邱嫗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剜壁作穴安之。每有食饌。不惟蔬菽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嫗有子。時在潘封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常陣之際。倒於草間。聞背上連下三劍。似擊銅器聲。戰罷。起看身上。並無所傷。其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刃痕。問知其由。至子回。說其事。方知神助爾。

孟榮郎中。性輕薄。嘗入市見質庫。言於同人曰。適廬中有一大屋。盡縣簾箔。見一肥白漢。在小窗內。看數箇大冊子。人或扣之。卽有小惠。此何許也。又說不識。相撲兒於友曰。主人今日。特爲北使置設。出歌舞戲。劇正樂之次。忽有三二十凶人。唱噉而出。盡被銀畫衫子。一時至殿前對座。兩兩起來。裸身相打。雜人擁看。止約不得。緣爲主人宴使臣。且務含弘。未便赫各與錢帛。求情而去。然聖情終不歡矣。良久而散。又呼揖爲掠船篋。又呼舂杵爲打米棒。言多如下闕。

徐庭實巡官說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葬子。掘地二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秫百斛。莫知其由。將醞酒。其味濃厚。

陸濛爲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卽疑之女也。善屬文而耽酒。後染邪氣。心神不恆。姊妹憂之。勸節飲強餐。應聲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飧。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

有聖保寺僧知業。性高古。有詩名。偶訪司法。談玄之次。蔣氏遽自內遞一杯酒與知業。公免云。業不曾飲。蔣氏隔簾對曰。祇如上人詩云。接壘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業公慚作。起而

退。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榷枘。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桑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宅泣。

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爲業。而好施。有一僧不知其名號。長仰酒慾。每來求食。多說一生瞬息。速作善事。或問居何寺。云。老僧以四方爲常住。呵呵而已。如此得三載。而陳氏供侍如初。忽一旦謂陳曰。爾有多少口。要幾許金。便得足。陳曰。弟子幼累二十口。歲約一百緡粗備。緣以業次淺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錠。酬爾三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去造一佛堂。當有報應。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緣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卽有藏。僧應不妄言。遂掘之。果獲五十笏。其僧遂絕蹤矣。

陳崇實多記。有隣人漁得鼃。自罾間而飛去。漁者悞爲龍。歸謂其子曰。凡人犯龍凶。吾其終乎。欲召日者筮。陳聞之。告曰。非龍。鼃也。夫鼃有長丈餘者。亦能冲飛三二里。然不能乘風雲上天。君漁驚非龍也。隣人不誠其言。後又網得一枚。急投之。乃鼃也。

高柴員外。人才懦。家困窶。主上愍之。奏授東化縣。到任不預時事。有里胥送果。親修緘扎謝之。左右聞之。云。此在伏事。柴曰。豈有得人惠。不謝之乎。又有督賦者稽遲。吏具檢請懲戒。示之曰。本司有狀訴公。卽官人。嗔責。翻怒於吏曰。此輩不良。平地作訟。聞者莫不大笑。又謂於友曰。常聞字人驅之雞。自至此思一隻。

卒不得則麼有羣驅之。

周潯說永嘉縣有一人患瘡。衣裳襤褸。顏色寒餒。於市中求乞。羣小兒多將箠隨後。搯其瘡處。亦不爲怒。有薛主簿愍之。來卽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賃薪出賣。至暮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追薛憂惶。隨往經歷路歧。甚崎嶇。入一城中。如官府。薛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聞聲去。領入。追者却出。引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廳宇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一吏云。爲前生冤家執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卽起身迎揖。薛觀之。乃瘡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瘡者見薛。拍手驚曰。主簿何得此來。王曰。有冤債追。瘡者謂王曰。老舅承斯人顧盼。可爲拔之乎。王愀然良久。謂吏曰。試看命如何。吏移出將到一卷簿書。檢云。有三十年在。王曰。奇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卽可得還。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勝幢子。以解冤結。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冤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忻然稽首曰。大哉之法力。還世速建置。無遷延。若非勇知識。亦難相爲。吏令拜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準前押領薛回。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建幢子。專持念。其瘡者卽不裴矣。乃圖像供養焉。